

官為一品

朱墨◎著

只研朱墨作春山

朱墨

河南文藝出版社



金馬

朱國榮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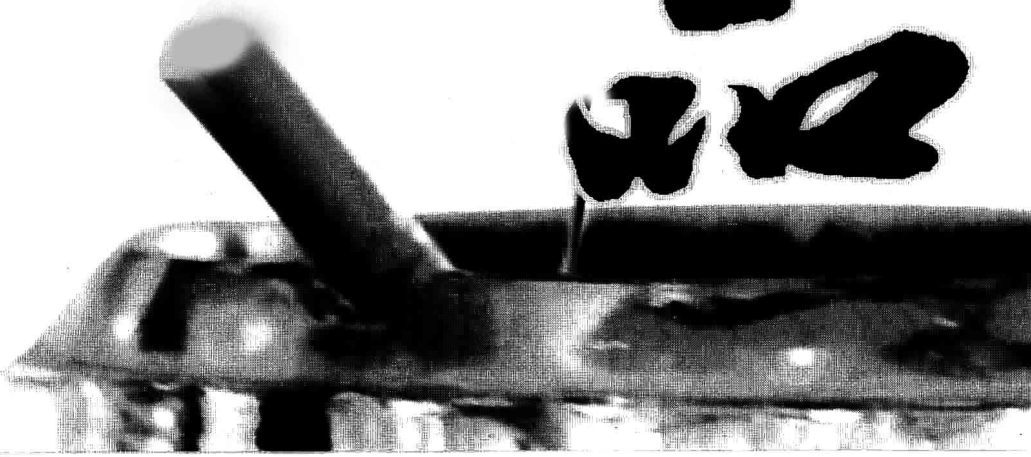
金馬

朱國榮

官
長
馬
一
口
口

朱墨◎著

河南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高一品 / 朱墨著. —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623-961-2

I. 官…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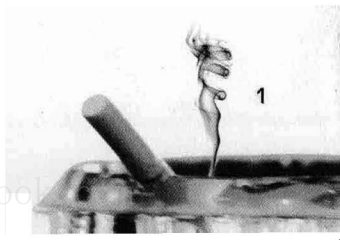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0372 号

作 者	朱 墨
出版统筹	单占生 丹 飞
选题策划	陈 静 丹 飞 韩欣桐
责任编辑	李 莉
特约编辑	韩欣桐
美术编辑	王井起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责任校对	陈舒植 丁淑芳
发行总监	陈霖霏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www.hnwyCBS.cn
承印单位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mm × 1000mm
印 张	17.75
字 数	32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目 录

- 引 子 心路/1
- 第 一 章 市长失踪/3
- 第 二 章 新市长出人意料 /20
- 第 三 章 外商被杀 /29
- 第 四 章 第一把火没烧着/39
- 第 五 章 几十个红包不如一个红包/47
- 第 六 章 如意算盘 /53
- 第 七 章 五人秘密小组/58
- 第 八 章 拉拢市长 /68
- 第 九 章 替老同学跑官/78
- 第 十 章 情孽 /91
- 第十一章 是敌是友/103
- 第十二章 双休日行动/108
- 第十三章 袁界凌二进宫/113
- 第十四章 找到凶器 /122
- 第十五章 市长的锋芒/132
- 第十六章 血样鉴定结果/148
- 第十七章 副书记逼正市长/150
- 第十八章 蹲坑遇到麻烦 /163
- 第十九章 对阵 /176
- 第二十章 杀机四起/182



官場一品

- 第二十一章 市长被查 /195
- 第二十二章 反腐落难/203
- 第二十三章 抓住真凶 /208
- 第二十四章 软硬兼施 /222
- 第二十五章 凸现曙光 /226
- 第二十六章 给你最后五分钟/231
- 第二十七章 关键时刻 /236
- 第二十八章 同林鸟 /241
- 第二十九章 端出黑窝 /251
- 第三十章 让人心痛的局面/271

引子 心路

公元二〇〇五年，楚河市一年之内耸立起了两幢标志性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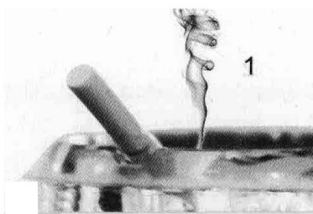
先是楚河市的最高建筑——美林大厦在人们不可思议的惊叹声中拔地而起。老百姓议论纷纷：吴江市管辖的十二个县市区中最穷的楚河市怎么有人能够建起高达十四层的大厦？这么一个集餐饮、食宿、娱乐为一体的高档大厦谁会进去？谁有钱进去？楚河很多老百姓还仅仅基本解决温饱问题。

在老百姓还没有从这个震惊当中回过神来时，楚河市委、市政府八层高的综合办公楼又在年尾封顶了，与美林大厦遥相呼应。远远望去，两幢大楼像一对出众的情侣，一个端庄气派，一个高贵华美。

初到楚河，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对外形出众的“情侣大楼”。关于这两幢大楼，民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美林大厦是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杨子建暗中出资为其情妇建造的；也有人伸出右手的五个手指再加上左手的两个手指，说，建造这栋大楼，市委副书记、市长李要宗起码腰包里进了七位数；还有人说美林就是国土资源局局长个人建造的；更有人说美林是黑社会头目为了洗黑钱而建造的；甚至有人说市政府办公大楼也是黑社会头目出资建造的……种种传说收集起来够拍一部悬念迭起的黑帮片，然而归结起来无非是围绕着两样东西——金钱，美女。老百姓的想象力仅此而已。

实际上，早在杨子建任常务副市长期间，就曾主张要兴建市委、市政府综合办公大楼，但在市委常委会会上，遭到市纪委书记周莫通极力反对，加上市委书记刘夫明也说楚河的老百姓现在还不富裕，建办公大楼为时过早，因而被搁置下来。在杨子建被委任为市委副书记，头上再加了一顶非常重要的帽子后，马上就有人提出：一旦办公楼建起来了，他要给每间办公室捐赠一台分体式空调，从而彻底改变市委、市政府办公条件长期落后于其他县级市的局面！而且，他还可以先垫资一部分。

得到民间群众这样热心的支持，杨子建又在常委会上重新启动议题，不知怎么



搞的，市委书记刘夫明却在市长李要宗极力反对的情况下，竟然拍板同意兴建。其实，在市委书记刘夫明拍板前，民间早就知道要建市委办公大楼，而且什么时候开工什么时候完工都说得清清楚楚。可能因为这个项目是杨子建提出来的，更可能是因为民间还有一个传说，说楚河真正说话能管用的人不是一把手的市委书记刘夫明，也不是二把手的市委副书记、市长李要宗，而是三把手的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杨子建。因为杨子建有大后台，而且不止一个，在省里在北京都有。还说很多在机关上班的人常常听到杨子建接到北京和省里大领导的电话。于是，一些好事的人就接近杨子建，拐弯抹角地想问个究竟，却只得到杨子建一个冷眼。这么说来，一切又似乎是顺理成章。然而，在楚河，连三岁小孩也知道，这个声称要赞助建造市委、市政府综合办公大楼的人，就是承建方美林公司的核心人物，那么一切又似乎不在情理之中了。

故事就从这幢颇受争议的市委、市政府综合办公大楼开始说起。



第一章 市长失踪

在二〇〇七年五月八日这个极其普通的工作日里，楚河市人民政府市长李要宗突然之间失踪了。

失踪得没有任何迹象。办公室没有，家里没有，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这几天没见过李要宗，李要宗的手机也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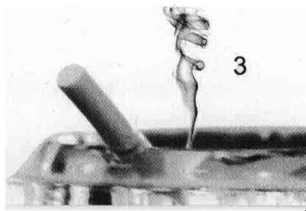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这楚河市的一市之长，人们眼里呼风唤雨的头号人物，一下子莫名其妙地蒸发了！一时间，全市上下炸开了锅。有的说李要宗这个大贪官携巨款逃到国外去了；有的说李要宗被上面“双规”了，组织上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腐败分子，现在正在追查；有的说李要宗不敢面对人民的审判而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有人说得眉飞色舞，有人恨得义愤填膺，有人骂得畅快淋漓。总之，街谈巷议里，责备的声音不绝于耳，惋惜的感叹和同情可能遭遇不测的却少得可怜。

“我再问一遍，最后问一遍！你他妈的跟我说，李市长现在跟你联系了没有？已经三天了……”楚河市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杨子建此时恶狠狠地在电话里对欧阳光骂道。

欧阳光是市政府办公室的第一副主任，由于市政府办公室一直没有主任，他这个副主任就基本上充当了主任充当了一把手的角色。他一直跟着李市长，做什么事都不离李市长左右十一米的距离。为什么说不离十一米，是因为欧阳光知道，李市长要说的一些话和要做的一些事，他这个“提包”式的人物不便听不便看。为什么是十一米而不是十米或其他多少米呢？欧阳光说十一可以唤做“么么”，谐音“要要”，能时时提醒自己必须要做到这一点。

李市长不见后，欧阳光就成了楚河市的临时新闻中心，凡是知道他手机号的人，没有一个不打他的电话问情况的。人们都争相想从他这个市长最贴身的人口中得到最新的说出去能让人信服的情况，而每一个知道一点点情况的人，都会添油加醋地渲染一番，达到以讹传讹的结果。但如果发生什么后果，追根溯源，责任自然只有欧



阳光扛着。欧阳光当然明白这些，于是，欧阳光每次都说我不知道不知道。但每次刚一合上手机，另一个电话就会打进来。欧阳光的手机都被打得发热了。欧阳光就想，那个什么热线电话的名字可能就是这样得来的吧？欧阳光担心手机会被人打得高烧坏死，这样，李要宗不见了，他还得赔上一个月的工资添个手机，心疼啊。可他又不能关机，否则一旦哪个重要领导找不到他，他可就更是吃不了兜着走。好在欧阳光在政府办没白待，他对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办公室和手机号是能倒背如流的，看着手机屏的显示，就能知道是谁打来的电话，不是重要的电话一概不接，任它像猫叫春一样闹个不停。欧阳光把手机摆在办公桌上，把办公桌上的电话机拖向身边，以便电话一响，就能快速地抓起听筒。他知道领导肯定要找他。这样，就能做到两不误。很多时候，领导找工作人员是很随意的，有时打手机，有时又打办公室的座机。欧阳光虽然表面平静，但就是从他那一双本来就不起眼的眼睛也可以看得出失落和迷茫来。

这不，杨子建就打来电话了。本来，杨子建一向是个以微笑著称的市委书记，他那张书生似的白乎乎胖乎乎的脸，见着人总是笑着，人们心底渴望的那种仁善就从他笑成一条缝的眼睛里荡漾出来。干部们都夸杨市长虽然有大后台，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办公大楼哪怕属于小人物的一般干部尊敬地叫他“杨市长”或“杨书记”时，杨子建也会热情地伸出手回以“好好”。当然，杨子建更喜欢干部们叫他杨书记而不是杨市长，因为书记是党的书记，党领导一切嘛，市长还得听书记的。欧阳光更明白这些，虽然杨子建任了副书记后还在市政府办公楼层上班，但欧阳光一直都是一口一个杨书记地叫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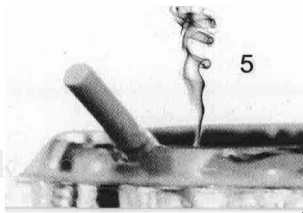
前不久，林江街道一个煎油条被人唤做油条婆的老太太，要找市长上访解决她家门前一下雨就污水横流的问题。但油条婆不知道市委是市委，政府是政府，一个在三楼一个在四楼，连办公都办不到一块。油条婆心想，市长官最大，听民间传说杨子建是一把手是老大，就以为杨子建是市长，问了政府在几楼办公后，就来到政府办公楼层找杨子建。隔着楼道的不锈钢铁栅防盗门，吵闹着要找市里最大的官。欧阳光听到有人上访，赶紧出来，做了多年办公室工作的欧阳光知道，领导最头疼的事就是有人直接闯到他的办公室上访。欧阳光赶紧把油条婆拉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在问清油条婆的来意后，又直接把油条婆从他的办公室拉向楼梯口，心想，这么点芝麻小事还要找市里最大的官？就对油条婆说这个事情他知道了，让油条婆先回去。油条婆说你有什么用，你又不是最大的官。欧阳光说，最大的官是书记不是市长。欧阳光话一出，就知道自己多嘴了，一个这样的老太太，何必跟她说这么多。况且，上下楼的人听到他这话，往市长那里一说，就把市长得罪了，他以后还怎么在政府机关混？欧阳光恨不得抽自己的脸。谁知，油条婆更是恼怒了，她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指着欧阳

光骂着：你就是一个没良心的贪官坏官糊涂官，你骗我老婆子，还书记最大，你以为我不晓得，市里就是市长最大。你这个小同志，看上去清清秀秀，有模有样，怎么就听不到你说一句人话呢？欧阳光气得直摇头，面对油条婆，他也只能摇头，其实人民的公仆还真是不好当啊。欧阳光接待这样分不清书记市长的人多了，也懒得解释，就顺着油条婆说市长太忙，没时间接待你，有全市的大事要处理，还解释说要处理就是要做的意思，你反映的事情，我知道了，我替你转告吧。油条婆撇撇嘴，用眼睛斜瞪着欧阳光说：你替我转告？你是我儿子？我儿子也没这么好，你以为我会相信？油条婆说这话时，那看似昏花的眼睛投向欧阳光的全是轻蔑。

一个要找一个偏不让找，恰在此时，杨子建迈着轻捷的步伐从楼梯口走上楼。听到了欧阳光和油条婆的对话，杨子建停下来，严肃地说，欧阳，你怎么回事？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的人民？明天给我写出深刻检查。然后，转向油条婆，欠下身子微笑着说，老人家，你是找我吗？油条婆正在气头上，没好气地说，不找你，我找杨市长。挨了杨子建批评的欧阳光马上对油条婆客客气气地介绍，这就是我们的杨书记。油条婆说，你到现在还没说一句人话。我要找杨市长，你怎么跟我说什么杨书记？你以为我不知道，我打过官司嘞，我儿子不养我，在法庭上就有一个书记，书记没用，就是记记我们说的话，怎么判全听坐在审判长位子上那个人的。走开，我要去找杨市长。欧阳光哭笑不得。还是杨子建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要不怎么说领导就是领导，领导的水平就是高。杨子建和蔼可亲笑容满面地说，老人家，我就是你要找的人。油条婆把眼睛睁得像个牛眼欣喜激动全身发抖不敢相信地问：您就是杨市长？欧阳光估计油条婆的眼睛一辈子都没这么大过，虽然，油条婆还要活下去，但欧阳光可以断定，油条婆的眼睛今天可谓是登峰造极、空前绝后了，从今往后，再也不可能瞪得这么大了。对对对，来来来，去我办公室坐坐，好好聊聊。杨子建说着话，就弯腰搀扶着老人家一步步走上楼，嘴里还不停地，您老人家小心小心，别碰着。

来到杨子建办公室，杨子建又热情地请油条婆坐在那宽大的真皮沙发上。油条婆心情无比激动，坐上沙发后，自左至右，自上而下地把沙发看个了够，嘴里不停地：从没坐过这么好的沙发，从没坐过。跟着上来的欧阳光知道该给油条婆倒杯水了，拿出纸杯就走向开水瓶。杨子建说，把那个景德镇出产的正宗茶杯拿来。“好好好”，欧阳光面对领导的指示一般都说这三个字。

杨子建从欧阳光手中接过杯子，亲自给油条婆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茶，端向油条婆说，来，老人家，尝尝这正宗的庐山云雾茶，可香呢！自从跟着杨子建从楼道走到杨子建办公室，整个过程都一直激动着现在仍然处在激动之中还没回过神来油条婆又站起身来，伸出颤抖的手接过茶杯后就往嘴里送水。这一口喝得太深。杨子建办



公室的开水瓶，质量那是相当的好，一百度的开水灌进去四小时只会降低一度，但这壶水只灌进去还不到两个小时，估计不会低于九十九度，烫得油条婆一口就吐出来，嘴里还说，我……我没喝过这么好……好的茶，不……不晓得喝，别笑我老太太。

杨子建赶紧一边从“心相印”中抽出纸巾，替油条婆擦拭，一边转向欧阳光严厉地批评道，你怎么搞的，连杯水都不会倒，你还能干什么？欧阳光真像犯了错的孩子低下了头。因为从做秘书起到现在，欧阳光自己也不知道替领导背过多少这样的黑锅，要是连在一块，那真是能黑了一片天。有人说有理走遍天下，而欧阳光要说的是，哪有理可评啊。他看到的往往是无理偏偏还理直气壮。油条婆这时也跟着杨子建用国语说，就是就是，还不让我找你呢，这么好的市长我见不到，我一生都那个遗……什么？“遗憾。”欧阳光只好笑着补充说。对，老太太我一生都遗憾。做秘书工作的人功夫真是高，心里憋屈着还能笑出来。

油条婆回去后，每天对邻里们夸杨市长真好，扶着我上楼，让我喝正宗的庐山云雾茶，让我坐宽大的沙发，真皮的呢！油条婆先是用土话说，说着说着就像一个领导干部似的把手叉在腰间，就蹦出只有楚河人才能听得明白的国语：“你们还说当官的没一个好的，那是胡扯，那是造谣，那是不负责，你们呀，没真正的见过官。”要是欧阳光听到，就知道油条婆是在学杨子建的口吻说话。后来，这些话油条婆见人就讲，说得眉飞色舞，说得自己得意洋洋，仿佛她心里这个最大的官跟她已经有什么瓜葛了。

邻里们就说，臭水沟的事你没忘跟杨书记说吧？油条婆就生气，拉长眉毛，双手一摊说，我说了不是书记是市长，书记就是记，就是抄抄写写的记，有什么用？晓得么？市长才有用呢！没听说过一市之长这句普通话吗？杨市长亲口这样跟我说：一定会办好，我们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公仆就是为人民办事办好事的，您老人家放心。

就是这么一个平时和善可亲的人，今天却暴跳如雷。也许市长失踪这个事件确实太大了，身为市委书记刘夫明又到北京学习去了，二把手的市长又不在了，轮到他这个三把手主持市委、市政府全面工作了，责任重大，况且，市长三天不见了，又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杨子建一反常态也在情理之中，那些平时根本不可能说出的市井语言现在也愤怒地从他嘴里喷发出来。

杨子建的厉声质问，倒也没把欧阳光吓倒。要是在平时，一个主管着干部任免大权的副书记这样骂他，他会吓得好几天都魂不附体。而今天，欧阳光看上去反而很平静。李要宗的失踪，已经足以让欧阳光对前途对未来绝望。他想的是，不管李要宗这个市长能不能找到，不管最终以竖着或横着的方式被找到，他欧阳光的政治生命都只有两个字：死！你想想，一个市长突然间就不见了，不管是好官还是贪官，其后果都

是永不任用。贪官就不用说了。如果是好官，也是不负责任的官，连起码的党性都没有了嘛，有什么不可以对党说清楚的？为什么就这样杳无音讯？为什么在市委书记进京学习即将被晋升的时候玩失踪？为什么要弄出一个这么大的事件给组织出一个这么大的难题？因此，即使找到，李要宗也肯定没戏了。李市长都没戏了，他一个跟班的一个提包的一个端茶的还能有什么盼头？

人最可怕的就是让自己感到没希望。人在真正感到绝望的时候，反而会彻底地放松，所以欧阳光此时看上去格外平静。平时，他那张较肥的脸总是像他的心一样，紧绷着，像湖面结过一层薄冰，面对一切都那么小心翼翼，今天，却像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湖面还吹过一丝和风，那层薄冰被涟漪荡尽，看上去那么轻松自然。

“杨书记，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每次出去都会跟我说一声。那天上午，他跟我说有事要出去一下，我正要收拾东西跟他出去，他说不用了就走了。还有……”

“还有什么？”欧阳光还没说完，就被杨子建打断了。

“还有，回到办公室，看了一眼窗外……”

“你没事可干吗？看窗外干什么？”杨子建在不到十五秒钟的时间里第二次打断欧阳光。欧阳光看到杨子建越是急，心里越是感到平衡感到满足。当什么官啊，就算当上市委书记又怎么样？还不是老碰上乱七八糟烦人恼人的事，还不是碰上大事也急得像一条疯狗一样。哼；我当不上官升不了官说不定还是好事呢！无权也能换来个平静换个轻松。你看看这杨子建，什么时候能有一份闲心？谁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真他妈的经典，说这话的人简直就是圣人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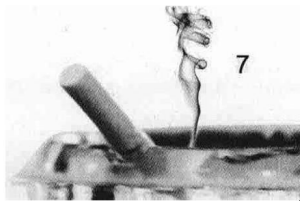
“我看到那个油条婆又来了，就走到楼道口去等她。碰到她时，我说，杨市长，不是说杨书记很忙，你就别找他了，他有全市的大事要管呢。油条婆很通情达理，说，那我不麻烦大市长了，大市长忙，我怎么会不晓得了？就是想来看看他。他是一个好市长。你碰上他替我转告一声，说我来看过他了。说着，油条婆就下楼了。刚走下两步，油条婆又停下来，回过头，对我说，你也不许去麻烦杨市长啊。他好忙，有全市的大事要抓呢！”

“怎么说话的？油条婆油条婆的，懂不懂对老百姓的尊重？”杨子建批完欧阳光后，停了停，又问，“就这些？”

“就这些。”欧阳光平静地说完后，问杨书记还有什么指示。

杨子建半个字也不多说了，把电话一丢。

过了不到半分钟，欧阳光又接到市委办主任打来让他列席常委会的电话。本来，欧阳光这个副主任每次都是跟着李市长去列席常委会的，但现在李市长不在了，他参加吗？他跟谁去？以什么名义去？为什么还通知他？也许是市委办的主任每次都



是习惯性地按原有的名单通知参会人员，这次也不例外。

十点钟召开常委会，所有常委一个不少都必须参加，不准请假。这是杨子建的命令。

欧阳光习惯性地一看表，已经九点二十了，还有四十分钟，常委们怎么能聚得齐？以往开这种会，都是提前一天通知的，目的是让已经外出的常委们能及时回来，没外出的常委们不外出，都能准时参加会议。欧阳光知道，一般来说，没有重要事情，常委们没有几个会待在办公室的，不是下乡了就是进省城或是到托管市吴江市去了。是啊，外出联络联络，沟通沟通，上上下下的感情不就渐渐有了吗？有了感情上下级关系就可以向兄弟关系方向发展。能与上下级称兄道弟了，一切不就渐渐有了吗？兄弟不帮兄弟那还是什么兄弟？传出去还有什么声誉？还有谁和你亲近？没人和你亲近你不就成了孤家寡人了吗？那还怎么混？待在家里那感情能从天上掉下来吗？就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一定是落在你手中呀。以这样的思维去想问题，那老坐在办公室的常委能再上台阶吗？能有前途吗？除非那些年纪到了任职上限的人，没什么想法了。那就是屁股坐出茧来了也没什么关系。

正如欧阳光所想，林林总总十一个常委，只有一个在办公室，其他的都不在。又不如欧阳光所想，所有的常委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在下乡，一个小时之内赶回来。没一个说自己去了省城或者吴江市的。在这个非常时期，常委们却像以前的“五同”一样，所有的班子成员都同时下到农村，与农民同劳动同吃同住同学习同进步去了。谁信？

欧阳光不需要像往常一样为李市长做开会的准备。这次会议，他基本上无事可干，也没人告诉他开会的内容和议程。但依他在官场这么多年的经验，他知道，这个会只有一个议题，就是集体讨论马上把李要宗市长失踪这一重大事件上报托管市吴江市委。唉，又一个人的政治生涯即将画上遗憾的句号。在市政府工作多年，欧阳光对这种官场沉浮已经司空见惯了。他知道，楚河市委常委会开完后，就会立即把情况以书面形式正式向吴江市委汇报。吴江市委又会立即向省委组织部汇报。不久，按照这种情况，上级应该会一边调查一边快刀斩乱麻马上确定一位新市长，新市长到任后，一切会重新启动起来，按照既有的方式运转下去，个人的得失将迅速淹没在新的浪潮里。

现在唯一具有悬念的就是新市长人选。县市级班子设置改革后，没有了专职副书记一职，不像原来那样，所有未来的市长一般都要从市委副书记这个位置上过渡一段时间。当然，也不是任了副书记就一定能升任市长，但这一关是必须过的。而现在，每个常委都可能直接升任市长。

欧阳光这个政府机关干部，这个兼任了市侨办主任，这个本来在所有正科级干部中仅排在市委办主任后面的市府办副主任，现在也无所谓得像一个混混似的趴

在窗台上，看着楼下常委们那一辆接一辆开进市政府大院的小轿车，脸上露出玩世不恭的笑，嘴里说出的话像发潮的爆竹炸响一样沉闷：看你们哪个乌龟王八能爬上市长的交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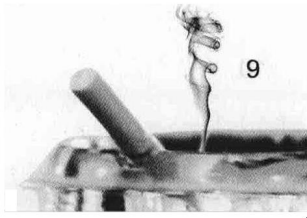
在绝大多数机关干部的眼里，选最热门的市长人选是杨子建，他是市委副书记又是常务副市长，楚河的三把手。还有就是，楚河人都知道杨子建在京城省城有硬关系，有大后台。市长虽然说是选出来的，但必须由上级组织提名，而现在，基本上都是提一个名，实行等额选举，一旦被任命为市委副书记，提名为市长候选人，那就是铁板钉钉的市长了。其次，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吴雄也是市长的人选之一。吴雄是常委中最年轻的一个，上面的关系嘛，也说不清。杨子建有，他吴雄就没有？都说人有人路蛇有蛇路嘛。对后台这种东西，有的人喜欢拿出来炫耀，给自己套上光环，有的人藏得深，不显山不露水，关键的时候才出手，让人大吃一惊。加上如今还在提倡年轻化、知识化，因此，吴雄是人们口中的热门人选之一。还有其他常委们呢？他们哪个是吃素吃干饭的？吃素的人能干上常委吗？因此，在上级没有下正式的红头文件提名谁是市长候选人时，哪个常委都有可能，都可以去梦想一下。

去除个人恩怨，欧阳光觉得最应该升任市长的是周莫通书记。周莫通是市委常委、纪委书记，主管纪检监察工作、协助李市长分管全市招商引资工作。周莫通整个人像灯泡一样，通身透亮，从不包裹。大院里的人都知道，周莫通有一个习惯，只要是在办公室，他的门都是敞开的，从来不关。因为他说话的声音像打锣一样，即使关了，也形同虚设。因此，在他的办公室，几乎没有关起门来说的话，也几乎没有哪个局长主任去他办公室串门。纪委书记是负责查处违规违纪干部的，按理说，是一把刀。所谓的刀，就有可能是尖刀，也可能是双刃刀。但不管是什么刀，关键是刀柄千万别让人给握着，所以周莫通一向严于律己。在所有的常委中，他的车最差，是一辆红色的普桑。

欧阳光一看车，就知道周书记是刚从乡下回来的，满车的灰土。

周莫通红色普桑上的泥土却让欧阳光眼睛一亮，他仔细看看，才发现其他常委们的车胎上都是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泥土。欧阳光猛然醒悟：都说在下乡，其实，都是从省城或者吴江市赶回来的。楚河市距省城不远，有高速公路连接着，楚河与省城号称半小时经济圈。谁见过从高速公路上下来的车车胎上会有泥土？

欧阳光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奇怪，因为想想也就明白了，常委们都知道以后不会有李市长了，也就可能没有与李市长有关系或者关系比较好的赵常委钱常委了，他们也就可能与市长的位子会有些瓜葛，因此，去活动活动也是正常的，说不定就爆出一个冷门成了市长呢。就是那些明知与市长的位置没什么牵扯，也千万别让人以为



跟李市长扯上了什么关系，因此，去找找人说明说明，也是情理之中的。而只有他欧阳光自己是成天跟着李市长的，就是去说也说不清。如果李市长有什么事，他是怎么也逃不脱干系的。人哪，他妈的活的都是命呀，他是不是命里注定了官只能做到正科级？还只能是在一个没权没钱的小单位兼职才能混到个正科。欧阳光知道，说不定，他的市府办副主任的职务很快就会被免掉，他一辈子就只能这样没权没钱地窝囊下去。想想这几年在市府办工作，没日没夜地苦干，一年到头提心吊胆，真的不值啊。

欧阳光想，莫非杨子建对这些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要不，他怎么敢大胆地定在十点钟开会？他妈的，做官人的心，可能只有做官的人才猜得透。其他人连门道都摸不到。

开进开出的小车将市政府大楼搅得骚动不安。欧阳光熟悉那些车里钻进钻出的每一张面孔，能够准确无误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但是今天这些熟悉的名字显得遥远，熟悉的面孔看上去陌生。他们看上去和平时一样从容镇定，实际上却有了质的不同。欧阳光看着看着突然发出一声闷笑，一个常委的车险些撞在花坛上，一定是司机也被上司的情绪所感染了。接着，欧阳光又笑出了眼泪，又一个常委上台时一脚迈得太快，绊了一下，差点一头栽倒下去。欧阳光刚擦了擦这不知为谁而流的眼泪，又看见有两个人忍不住互相使眼色，还有几个控制不住轻轻咬起了耳朵……欧阳光深深叹了一口气，唉，有人在静观其变，有人在打小算盘，而他自己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了。

李要宗，你怎么就这样出局了？你可以一走了之，我走到哪里去？我鞍前马后地跟着你，服侍你，你去了哪也不跟我说一声，还不如把我扔到黄河里去算了。

欧阳光苦笑着说，乱了乱了，怎么要扔到黄河里去，那还得坐一天的火车，直接就近就近就快扔到楚河市的林江里算了，免得费那么多神。

常委们轻车熟路地走向自己的位置，像往常一样谈笑风生互相问候着，好像楚河根本就发生什么大事，轻松地笑着聊着，把一个常委会议室聊得跟菜市场一样，尽是噪音。

常委们找到自己的位置坐定，一齐把“两真”扔在椭圆形的大会议桌上：以千元为单位的真皮包，以千元为单位的真空杯。只有周莫通土得掉渣，他竟然好意思把结满了茶垢的圆柱形玻璃杯大模大样地摆在这发亮的会议桌上，还有那假皮做的公文包，下面都开缝走光了，不说影响市容，起码是影响室容。欧阳光在心里说，你怎么就不知道要与常委们保持一致呢？

市委常委室约有二百二十八平方米，呈长方形，以金黄色调为主，一张椭圆形

的常委会会议桌占据着整个会议室的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的空间里，摆着三排桌椅，供列席常委会的市委市政府两办主任和讨论相关议题的部长、局长、主任们坐的。常委会会议室没有过多的讲究，只是有一个地方非常特别，那就是供主持会议的市委书记坐的那把交椅，要比其他常委坐的交椅宽大许多高出许多。这是权力和权威的象征。

约莫一分钟后，杨子建进来了。他没有像以前一样端着茶杯向着各位常委微笑，踱着方步不紧不慢款款地走到三把手的座位上，而是直接坐到了本该是一把手市委书记坐的大交椅上。所有的目光一下全像箭一样射向杨子建：他怎么有这么大的狗胆坐在这个位子上？然后，又全像射偏了目标一样，齐刷刷地掉落在地上：现在正是他杨子建的时代了，该他得意了，怨只怨自己没有后台。欧阳光想，杨子建今天怎么这么张扬？欧阳光看到，杨子建端的也是像周莫通一样的玻璃茶杯，只不过是没结垢，而那左手夹的公文包，也是假皮的。欧阳光知道，杨子建还有一个真皮公文包。去年，市府办同时给李要宗和杨子建这两个都是身为市委副书记的市长、常务副市长买了金利来，还是欧阳光去办的。杨子建对李要宗说，我们在家里用这假东西可以，但去吴江，去省里办事，不能丢楚河人的脸，不能让人说我们楚河人穷，看不起我们楚河人。于是，杨子建在家用假的，出去用真的。有一次，李要宗和杨子建一齐去省建设厅办事，换包的时候杨子建拉开假皮包链掏出一叠文件就装进了真皮包，夹着真皮包就上了自己的车，而真正需要用的那份放在假皮包外层的报告忘了拿。车到建设厅大院时，杨子建只差撕烂真皮包，也没找到那份报告，后来才想到，报告放在假皮包外层，后悔不已，只好打道回府。那时，杨子建感叹道：人穷志短，穷家难当啊。而李要宗却在车上沉闷地说：乱弹琴！一个市长用个真皮包算什么，换来换去，耽误多少事。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欧阳光张开嘴想说，李市长，这话不能说，传到杨书记耳朵里去了会影响同志之间的关系。但这话没说出来，欧阳光想，领导说的话都是指示，领导说什么话还轮得上你教吗？

这次常委会，恐怕是楚河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第一，三把手坐在了头把交椅上主持会议；第二，市长的交椅上空空荡荡。

“同志们，下面正式开会了啊，请同志们把手机都关了。”杨子建喝了一口茶后，一脸严肃地说开了。本来杨子建喝的是热茶，但脸色还是沉重得像霜打了一样，“今天召集大家召开这个紧急会议，只有一个议题，就是，讨论现在要不要向吴江市委上报李要宗……”

抬起头说话的杨子建见在座常委们没有抬起头，眼睛没有整齐划一看着他，说到李要宗时便收声了。这一收声不要紧，常委们就像听到命令一样，同时在“于无声

